



【民俗漫谈】

老济南人怎样过大年

□戴永夏

农历春节，俗称“年”或“过大年”，这个节日的活动，从除夕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人们会遵循一系列传统民俗，度过欢乐祥和的新年时光。

旧时在济南，除夕这天，“易门神桃符春贴，遍地撒芝麻秸，陈设供果迎祖先。是夕辞岁，燃爆竹，家人设酒守岁。”（《历城乡土调查录·习俗》）其中有些习俗，一直沿袭至今。

当夜幕降临时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。饭前先到街上烧纸，将祖先迎回家中，供在写有牌位的供桌上。供桌后面的墙上，还挂有大幅画有祖先形象的“家堂轴子”。

吃过年夜饭，放过迎春的爆竹，一家老少又围坐在火炉旁，嗑瓜子、聊天，此谓“守岁”。到年五更，新旧岁交替时刻，再吃“更岁饺子”，饺子一般为素馅，取新的一年素素净净之意。也有的在馅中包上硬币，谁吃出的硬币多，就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财气旺。吃过更岁饺子，新的一年来临，晚辈们开始给长辈磕头拜年，长辈们则把压岁钱分给孩子们，高兴地接受他们的祝福。

年初一清晨，大拜年就开始了。此时，大人、孩子都穿戴一新，成群结伙地到同事、邻居、亲朋好友家拜年。过去晚辈给长辈拜年，都要向着供桌磕头，边拜边喊：“给某某拜年啦！”“给某某磕头啦！”近些年一般不再磕头，熟人见面或抱拳或握手，说些“新年好”之类吉利话，处处充满欢乐气氛。

除夕和初一，也有许多禁忌。如除夕夜里不能高声说话，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；出嫁的姑娘不能在初一回娘家，俗信回娘家会把娘家吃穷；初一和除夕打碎碗碟之类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，万一不小心打碎东西，要赶紧说声“岁岁平安”来破解；初一不能吃面条，据说吃了面条一年麻烦不断；初一不兴扫地和倒垃圾，怕的是将财宝扫出门。如今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旧年俗已被渐渐淘汰。

年初二这天，是已出嫁的姑娘携姑爷回娘家拜年的日子，娘家要设宴盛情款待，将姑爷尊为“贵客”，坐到上首的位子。回门的女儿则陪着久未见面的母亲和姊妹们说说知心话。这种初二闺女回娘家的习俗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年初三，旧时有“挖月牙儿”的习俗。入夜，当一弯新月挂在寒空时，一些妇女便将孩子带到院里，面对新月跪在蒲团上，手拿一把盛饭的勺子，先对着月牙儿挖几下，再在孩子的脸颊附近虚空挖几下，口中念道：“正月初三挖月牙，风牙火牙随风去，从此再不发。”据说这样一“挖”，一年当中患龋齿的孩子再也不会牙痛了。按旧俗，初三还是“开井日”。这天一早，人们便将香火、素菜供于井台上，将除夕封井的红纸揭去，开始汲水。这些习俗纯属迷信，如今已不再流行。

正月初五俗称“破五”。这天家家都

要包饺子，谓之“捏破五”；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，忌说不吉利的话；孩子们则燃放鞭炮，叫做“送年”。过去这天还有“打五穷官”的习俗：扮成乞丐模样的人面涂朱色，身穿破衣服，头戴破草帽，这就是“五穷官”。“五穷官”手拿大扫帚，挨门挨户在大门前扫地，这叫“送穷”。人们见他在门前忙活，赶紧施舍给他钱米食物，然后手持棍棒佯装追打他，象征将穷神赶走。初五这天又是“财神生日”，许多商家都在这天开业。这天晚上，家家户户还要“送家堂”，先在供桌上供上水饺，跪拜祖先，然后取下“家堂轴子”，到街上为祖先送行。

正月初七为人日，济南民间称为“人七日”。据说人日主人丁兴旺和身体健康，人们以此日天气阴晴来占验本年的收成丰歉。南朝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说：“正月七日为入日，以七种菜为羹，剪彩为人，或镂金箔为人，以贴屏风，亦置头之鬓，又造华胜以相遗。”一千多年前的这些荆楚遗风，在济南的旧俗中也得以体现。过去在人日这天，济南人都要举行庆祝活动或参加娱乐活动。人们在五角绸或纸中剪出七个人形，戴在鬓角处，还用七种蔬菜制成饼或“人齐菜”，除自食外还相互馈赠。人日这天妇女不能做针线，俗谓“人日赠针线，专扎婆婆眼”。

正月初十为石头神生日，济南民间称为“石磨日”“十子日”“石不动”等。这一天不能搬动石头和碾、磨、石臼等石器，否则会伤了庄稼；忌开山打石和以石盖屋，并有向石头神焚香祭拜，午间供奉烙饼的习俗。此外还有抬石头神卜丰歉的习俗：初九夜里，将一个瓦罐冻结在一块平滑的石头上，初十早晨由十名青年轮流抬着奔走。如果石头始终不落地，预示着新的一年丰收；如果石头落地，预示着年成不好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又称“上元节”“灯节”，也是过大年的最后一站。元宵节这天，家家户户都要吃元宵，象征着团团圆圆、平安安、家庭和睦幸福。另一重要习俗就是赏花灯。过去每到元宵节这天，济南大街小巷都挂满各种各样的花灯。入夜，许多街道成了灯的海洋，官灯、纱灯、鱼灯、花篮灯、西瓜灯、走马灯……绚丽多彩，光彩四射，观灯的人们络绎不绝。近年来年年举办的趵突泉灯会，进一步继承发扬了这一民俗传统。

元宵节前后，济南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踩高跷、跑旱船、舞龙灯、耍狮子的。这些活动到元宵夜达到高潮。各种表演队伍中，高跷队的阵容最为壮观，表演也最抢眼。队员踩在1米多高的木棍上，分别扮成戏曲中的武松、林冲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赃官、丑婆等形象，随着有节奏的锣鼓点，做出各种滑稽表演和高难度动作，时而让人捧腹大笑，时而博得阵阵喝彩。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观看，街上人潮涌动，好一派热闹景象。

过完元宵节，这年才算过完了。各行各业的人们又投入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，怀着美好的愿望，迎接新一年春天的到来。

【风过留痕】

再见了，学报编辑部的办公楼

□李宗刚

2024年1月24日，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编辑部启动搬家工程，计划从千佛山校区的老生科楼搬到长清校区的新办公楼。这意味着编辑部即将告别一段旧的历史，开启一段新的征程。在办公场所乔迁之际，一种怅然之情自我的心头油然而生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一代代人在告别历史时都会产生的情感吧。

2011年4月底，我开始到学报编辑部上班。2023年8月，我从主编岗位上退下来，便从原来的办公室搬到了相对僻静的一层办公室。本来，我打算在这间办公室再打拼三五年，然后回到日常的生活中。没想到的是，我还没有坐热办公室的椅子，便又要搬家。这里的关键问题是，这么多书，搬起来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想到上次搬家用了两周时间才安顿下来，这次又要用两周时间搬家，颇费周折，不禁使我对老生科楼产生了无限的留恋。

老生科楼坐落于校园东侧偏北的位置，北侧紧挨着用来取暖的大锅炉房，南侧紧邻化学实验室，东侧是山师的院墙，西侧与教学一楼隔路相望，可谓一块风水宝地。冬季锅炉房冉冉升起的“人间烟火气”自不必说，单就化学实验室昼夜不停的实验场景来说，就让人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情愫。我在假期和年底总会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清闲和热闹都是别人的，与我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看到实验室也没有清闲和热闹。长此以往，我便在这座办公楼里产生了“楼我一体”的感觉。

从走进这栋楼到即将告别这栋楼，屈指算来，快13年了。然而，在我的印象中，13年前的事情好像发生在昨天，刚到编辑部时的那种拘谨和忐忑似乎也没有减少，总感到在这座相对偏僻的老生科楼里，依然有那么多的眼睛盯着我，有我的师长和朋友，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作者，还有一些未来可能翻阅学报论文的读者，他们的眼睛似乎具有穿越时空阻隔的巨大能力，让我总是如履薄冰一般从事着平淡无奇而又波澜壮阔的编辑工作。所谓平淡无奇，是编辑稿子时相对太平的状态；所谓波澜壮阔，是稿子签发后可能引发的反响——积极的反响自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，消极的反响则是我们难以承受的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么多年过来，收获的多是积极反响，即便没有积极反响，也没有那种无法承受的消极反响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这似乎不值得炫耀，但是，在主编看来，还是值得庆幸的，因为这里的平安无事并不是自然而然获得的，而是在排除了好多“地雷”之后才实现的。

严格讲来，老生科楼并不是上乘的办公场所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深厚情感。北侧那冒着白色烟雾的锅炉房已经成为过去时，目前已变为学校的垃圾中转站；南侧的化学实验室依然如故地变换着青年学子忙碌的身影，而这些身影也不再是当年的身影。没有改变的是，我们依然一往情深地钟情于这样一个并非绝好的办公场所。毕竟，这就是见证我

们的奋斗岁月消弭在历史长河里的地方。当我们离开这一场所，许多记忆就不再是“物是人非”，而是“物非人非”，两个“非”加起来，许多记忆将真正沉淀于岁月的河流中。

为了能够抓住记忆的尾巴，我也加入了轰轰烈烈的搬家队伍。本来，我觉得搬家是编辑部一线人员的事情，与我关系不大，大不了我拖到不能再拖便撤离我借用的办公室罢了。毕竟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每个人都会在铁打的营盘中败下阵来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但是，我觉得我作为战场的守护者，似乎有责任更好地协助大家清理这个阵地，打扫好战场，以便给历史一个合格的交代。

搬家前，编辑部包括我在内共七位老师聚集于老生科楼，大家在走廊里合影留念，在楼下“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”铜牌边合影留念，甚至我们还排成两排走动的队伍，留下了视频，依依惜别的情愫写在每个人的笑脸上。当我们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即将告别一段历史时，又有谁能够割舍得下呢？

搬家的过程就是对过往甄别和告别的过程，许多陈年杂物将被历史淹没，甚至连一点痕迹都难以留下。我感到自己作为承上启下的学报成员，有必要留住记忆，并以此昭告未来，而能够留住记忆和昭告未来的便是那些老物件了。2002年启用的浪潮386电脑，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物件。令人倍感欣喜的是，我竟然还在孙老师办公室里找到了当年购买这台电脑的存根。这台电脑于2002年3月26日抵达学校，使用人为翟德耀先生。令我咋舌的是它的价格为6358元，这相当于我当年的半年工资总额。这张票据的存留，也反证了有记载的历史就不会断流这一道理。

当然，没有断流的不仅仅是历史，还有一种精神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这台电脑从2002年开始服役，兢兢业业地工作了9年时间，岁月的流逝不仅让当初的使用者开启了退休生活，还让电脑本身也变得老态龙钟、步履蹒跚。这台电脑无法适应后来的网速，以至于上班时开启电脑，下班时才会出现网络页面。这是我2011年到编辑部时切身感知到的真实情景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对这台电脑心存敬畏之心。我知道，学报编辑部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恰如这台电脑在2002年的靓丽一样，都是不能忘记的。我还知道，这台老电脑还是我亲手让它退出现役。我在使用组装的价格3600多元的新电脑之后，并没有忽视老电脑的存在，反而把它擦拭干净后保存了起来。无疑，这台浪潮电脑的青春和暮年都是在老生科楼度过的，我自然放心不下，便把这台电脑搬到了我的办公室这一临时庇护场，并为它物色到了图书馆山师学报清样展览室这样一个好的去处。

在搬家清理这些老物件的过程中，我犹如又一次迈进了时间之河，在许多干涸乃至板结的河床上，勘探乃至揣测着这些老物件所承载的历史，想象着现实如何从历史流淌过来，也遐想着未来又如何从当下衍生出来。